

丹枝文史

第二輯



中國人民
出版集團公司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
編輯



目 录

回忆丹棱中学解放前夕的一次罢课	彭维杰 (1)
记丹棱民工修建邛崃机场	胡 庆 (4)
“霉米案”亲历记	吴家瑞 (8)
两个民社党	彭维杰 (13)
民国十八年土匪抢城的内幕	李永宜 (15)
旅台三亡友	吴家瑞 (17)
在台三十六年	宋 熙 口述 郭 燕 整理 (23)
基督教在丹棱的盛衰	李永宜 (30)
老峨山漫笔	邓代耘 (33)
约稿	本刊编辑部 (36)

回忆丹棱中学解放前夕的一次罢课

彭 维 杰

1947年的上半年，在全国人民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浪潮中，各地相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丹棱县立初级中学附设的一年制简易师范科（下称简师班）的全班同学齐心合力地反对校方的无理高压，导致了一场有组织的大罢课。

我们简师班在校的伙食费由政府按人数逐月拨给。全校师生的伙食，沿袭承包给厨工赵德云。赵为了讨好校方，获得下学期的承包权，就把同学的伙食费挪出一部分补贴教师的伙食，使其吃得满意；而赵自己也要糊家养口，因此只有克扣同学的伙食费。这样，伙食就孬，同学们就不能吃饱。

简师班家住丹棱城内的男女同学，为了能吃饱饭，大多数都备有私菜，也不用厨工的黄陶土碗，而用自带的细瓷碗。虽然会多吃一些饭，但毕竟是少数，这样却引起了代校长陈漱石的干预，便成了罢课的导火线。

本来校方禁止简师部分同学吃私菜，用瓷碗。这本来算不了一回事，为什么会成为罢课的导火线？原来从开学初陈漱石就任我班的《教育概论》、《教育行政》和《上科教材与教法》等几门主科，到四月下旬，竟无故缺课上百节。陈不务正业，几乎每天都吃得醉熏熏的，架上二郎腿躺在马架子上，一支接着一支吸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的强盗牌香烟，吞云吐雾，好不悠闲自在，全把教学任务置之度

外。

以上情景，简师班同学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但是，陈是代校长，又有什么办法呢？同学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待到当年麦收后，校方采取高压手段，硬性规定不准吃私菜，不准用瓷碗，就激起了农村同学的同情和支持，共同反对学校的高压，校方也毫不让步。

学校与简师班的高压和反高压的矛盾日趋白热化。在正式罢课之前，班上同学全都愤愤不已，在全国各大城市罢课浪潮的影响下，有的提出干脆罢课。

罢课的当天上午，一群简师同学围在办公室外声言要休学，一个同学首先进入办公室，递了休学报告。陈漱石正要提笔批，在办公室外面的同学一边齐声高呼“我要休学，我要休学”，一边涌进了办公室，陈也就没有下笔。这时在教室的同学闻声赶来声援，真是群情激昂。不知是谁大声说：“书还有啥子读头，不如在枫落寺去扎大营”。大家一致响应，全班除龙正刚外，都抱着被盖卷上枫落寺去了。

同学们到了寺里，看到左右厢房中摆了很多未干的麦秆，来经主持梁道的同意，把麦秆作床草铺成连天铺。之后，大家才齐集正殿的方桌周围，七嘴八舌，有的说我们现在咋个办？有的却说我们不能群龙无首，应该选一个同学出来领头才行。我就被大家一致推选出来了。

当时，我怕一人承担后果，就推辞，但群众智慧高，大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书写出罢课的原因及要达到的目的，并写明一致推举我为首是全班同学的意见，末尾签名时采取签成园圈形，不是从右到左或从上到下的排列形式，这就无法找出谁是首先签名的人。

我拿到这个字据后解除了顾虑。我想，现在已骑上了虎背，不干不行，我才出了如下主意：1、由大家推选出二人起草罢课的呼吁书（内容包括由大家共同拟出的：校长无理缺课，高压同学及任用毫无医药常识的熊国柱管理药品等10条过错），一用文言，一用白话，脱稿通过后，每人抄一份，分送有关人士；2、为了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全班男同学都在寺里食宿，女同学晚饭后回家住宿，次晨到寺，并负担炊事工作，吃水问题另外安排二个身高力大的男同学负责每天下山挑水；3、伙食问题由刘志权回校向留校的龙正刚要伙房按日支给我们的食米和菜金，不使中断。并由刘志权于每日黄昏后返校找赵德云。龙正刚还要给我们提供学校对罢课的动向；4、罢课第二天集体到县府呈递呼吁书。当场选出班上能言善语的男女同学五人为代表，准备见到县长后作口头陈述。

届时，同学们穿上整齐的制服，排着整齐的队列，并以整齐的步伐到县府大堂等候县长苏光弼的接见，苏却避而不见。

在枫落寺中，同学们不但齐心、团结，而且能共甘苦。男同学每晚都不能入睡，因为谁也未带蚊帐，谁都是蚊群袭击的目标，只有“慷慨”地让蚊虫们吃饱喝足，从无一人叫苦埋怨。

持续周余的空前罢课，在校方接受了下列条件后，开始返校复课。这些条件是：1、罢课后学校不能以任何借口，处分班上任何一个同学；2、任课教师不能随意缺课；3、不能再高压，允许吃私菜；4、由学校派总务主任祝文琥欢迎同学们返校。复课不久，县府就指派教科科长闵清高代行丹中校长职务，从而结束了这次罢课。

记丹棱民工修建邛崃机场

胡 庆 整理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为了给抗日反攻做好准备，国民党依靠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全国各大战略要地加紧构筑军事设施。因邛崃具有地处川西平原，位于战略后方，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有利条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此修一座大型军用飞机场，以供美国“空中堡垒”——B-29重型轰炸机起落之用。

整个工程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动工至八月竣工历时半年。工程包括长五千米，宽六十米的三条并列跑道和一万米长，三十米宽的辅助跑道，二十七个停机窝及公路、桥梁、涵洞、仓库等附属工程。整个工程全部由美国提供经费并负责全面管理，四川省政府承气，并且由四川省政府命令邛崃县周围的大邑、名山、蒲江、崇庆、丹棱、洪雅，连同邛崃共七个县，征调民工十万担任劳役。其中丹棱先后征工五千，征款六十万元（法币），征粮二万三千市石。丹棱民工，由县长陈彰集任县民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县参议长彭序东和书记长吴春藻为副主任委员，社会科长瞿天佑任工程副总队长，邱光述任财务科长，县府科长及乡长、保长、保队附充当大、中、小队队长。

丹棱五千民工于是年元月三十一日到达邛崃桑园镇。二月一日接受了挖土方、捡石方、运石头、锤碎石、灌浆等最繁重的任务。民工

早就听说修建的机场是用以打日寇的，所以劳动热情非常高昂，民工们未等安顿下来恢复因长途行军而消耗的体力，就投入了紧张的施工。有的在坚硬的石骨子埂上，有的在沼泽地中，有的在乱石累累的浅河中，有的在荆棘横生，蛇虫出没的荒坡上辛勤劳动。施工之中，丹棱民工不怕劳累、艰辛。例如：沼泽地中干活的民工，在齐腰深的烂田淤泥中不停掏挖，浑身上下全是令人作呕的稀泥，寒风袭来，皮肤被撕开了道道裂痕，血流不止，痛苦难忍；在荒坡上挖土方的民工经常扁担压肿双肩，锄头磨破手茧，荆棘划破皮肉，树桩扎伤双足；运石头的民工不分昼夜地往返于二、三十华里的运输线上，个个汗流夹背，眼眉上挂满汗霜，衣服上布满汗斑；灌浆的民工，赤足于水泥浆之中，双脚被烧得发痒、脱皮，甚至溃烂……，对此丹棱民工都毫无怨言，整个工程完工后，丹棱民工共支出了七十三万个工日。挖土方、捡卵石、运卵石达数十万方，没有出现过一次窝工、停工现象，曾两次夺得由国民党中央社全部举办的劳动竞赛冠军，屡次受到省政府的通报表扬及嘉奖。丹棱五千民工在这短短的六个月机场建设中流尽了血和汗。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黑暗、腐败，修机场期间，丹棱的大官、小官、豪门、绅士都想乘机捞一把。他们把机场称为钞票窝、黄金地、发财之源，上上下下贪污成风，榨取民工们的血和汗。按照规定，民工原是要发工资的，他们把“征雇”改为“义务征工”，吞没了工资，只发伙食费，浮报出工人数，大吃空缺，勾结验收土石方人员，以次充好，以少充多，协议分成，侵贪民工们的建房费、医药费、口粮，变卖民工们的劳保用品。最贪婪的是他们连省里奖给竞赛冠军的猪肉也

要占据大部份供他们享用。彭国屏不知羞耻到处宣称“这是露天饮食，见者有份”。吴春藻恬不知耻地说道“我们赚的是美国人的黄金、美钞，未吃中国的一分一文，我们为国家赚了一大笔外汇……”，真是卑鄙至极！要具体地问他们贪污的数字究竟有多大？外人当然不得而知，这里举几个例子从侧面看看吧。县参议长彭序东、书记长吴春藻及地方绅士彭国屏听说去机场的大小官都发了大财，于是趁组织“慰问团”（当时民工们讽刺地称为“叉口团”）之机到机场摸底，要挟陈彰集分钱，事后又上下串通成立“清帐小组”，要求分成。但后来因为分赃不平，彭、吴联合其他绅士联名告发县长陈彰集鲸吞食米二千二百七十四市石，贪污法币二千四百七十万零五千六百元，让陈彰集下不了台而调省，顺龙乡的一个伙食管理员两月后就赚得法币四千余元折米三百市石，大多数队长们完工回家，则大兴土木，修房造屋，由此可见，他们残酷剥削民工、贪污之大了。

由于大小官吏的残酷剥削和大肆贪污，民工们被饥饿、寒冷和极度的疲劳所折磨，经常食不果腹，遭受病疾的严重威胁，生活如牛马，生命无保障，官吏们对民工们的衣食住行漠不关心。他们经常在民工的糙米中掺入谷壳、米糠、河沙等杂秽物。有时一天只给民工们三顿稀粥，民工们经常饿着肚子干活。几千名民工挤在距机场十几华里的草棚、竹屋、地洞中甚至让民工露宿。四周垃圾成堆，粪便满地，白天苍蝇成群，夜里蚊声如雷，跳蚤、虱子成灾。开工不足四月，伤寒、脑膜炎、痢疾病等传染病很快就在民工中蔓延开来。据统计，丹棱五千民工就有四百余人染上疾病，他们对此竟视而不见，直到丹棱民工被迫逃亡和强烈抗议下，才求上面派出“医疗大队”和设

了一个飞虱站，但因“大部病员病情不明”，致使传染病继续泛滥，大部分民工病情被拖延，民工死亡人数达五十余人，伤残三百余人，有些民工至今还留有后疾。难道这不算国民党当局，大小官吏欠下丹棱人民的一笔血债么？！

丹棱民工赴邛崃修机场的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四年了，但至今人民却还记忆犹新，因为邛崃机场凝结着丹棱人民的血汗，留下过丹棱人民祖辈们的尸骨。追忆往昔，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并牢记着旧中国丹棱人民的血与泪的历史。

“霉米案”亲历记

吴家瑞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所进行之内战节节失利，地方政权也腐朽到不可收拾之地步。在丹棱上层统治阶级人物——官吏、绅士也都想趁浑水摸鱼，大发横财，于是出现了一桩奇闻丑事——“霉米案”。

霉米，不言而喻是霉烂变质的米。但其中却由李挽和杨自芳二人做出了一篇奥妙无穷的文章来。

李挽，安徽省人，是一个浮沉宦海多年的官僚。当时物价飞涨，公教人员生活困苦，所以有民谣说：“当官不如当娼（仓库）；当娼不如下堂（糖酒专卖局）”。李挽弃官当仓，不知花了多少“情礼”，才谋得丹棱县粮食仓库一职。殊不知到任之后，两种情况使他冷了半截。一、丹棱是有仓无粮。省级、县级公粮的收、储、运、拨是县田赋管理处的职权。现粮现米均掌握在各乡镇粮食专副主任之手，而专副主任们都有县中权势人物作后台，李挽休想分一杯羹。二是他主管的军粮，随拨随运，不得短斤缺两，否则军法不容。李挽既花钱买得一仓，哪能做折本生意？老奸巨滑的李挽毕竟贪污有术。俗话说：“没有眼眼的笛儿也要钻来吹响”，李挽正是如此。

李挽来丹后投靠在县参议长彭序东，省参议员彭国屏门下。经过一番酝酿，与官绅达成了秘密协议。彭派中坚人物杨自芳出而与李挽共图大事。他们横了心，在军粮上打“眼子”。原丹棱奉命加工待运

的军粮二千七百多石，分存于仁美乡公所公仓内有三百多石，存于仁美乡兴福寺仓内的有一千九百多石，分存于仁美殷实富户民仓中保管的约五百石。李、杨二人决定，暗中派人将兴福寺粮仓屋瓦弄碎几处，等大雨之后，李挽假正经地邀请有关机关、法团派员会同当地乡保组成勘察团前去查看。当然仓房漏雨，军粮霉变，众目共睹，参加察看人员自然在一顿盛宴之后，人人签名作证。李挽据此先向税捐处勒借了一笔仓房维修费以充私囊，跟即将霉变之米，分成三个等级，各具样品上报，并在上报文中建议将全部“霉米”（二千七百多石当然全部吸成霉米）立即招标出售。其办法是由县仓库根据米的霉变程度，议出中标金额，招标投标。投标商户预交巨额保证金，中标后将标款三日内交县报行公库，就可全部将“霉米”接收过去，平价出售，以济民食。这表面公文自然言之成理，处之有方。上级官僚眼看样品不虚，又有县上有关机关与团体会勘证明，自然“如拟”办理。

李挽认为除他同相与密谋者知道真正霉米只有三百石左右，其他“霉米”不霉，有利可图外，吴春藻一派根本不明内情，不会出雨与杨自芳竞标。况又规定投标前交巨额保证金，中标后三天就要交清标款。吴派即便竞标得中，仓促之间也交不出巨款，况全部“霉米”均在仁美乡；该乡乃彭派控制最为彻底的“势力范围”。就是吴派的人中了标也是徒耗巨款，只能拿到一张出粮凭单，却难于兑现；当然吴派也把这些问题的仔细考虑，明知这是一件损公肥己的贪污大案，确也难于染指。一次吴派上层决策的密会在吴的家里召开，此时吴派已从兴福寺尼姑口中摸清霉米实际数量。会上吴春藻主张利用党团和县参议会自己有半数议席，再调动所掌握的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

组成声势浩大的社会力量，揭露内幕，并在《丹棱民报》批露，迫使彭派拿到霉米之后按上级批令平价售给平民就行了。徐开文、谢兰亭主张全力以争，可是对于资金来源和如何才能在仁美把粮食拿到手，却无万全之策。

次日居于吴派指导长地位的彭德辅、孙述先听了吴春藻、徐开文汇报后，彭孙二位严肃责斥吴说：丹棱十万农夫上交的血与汗，眼见被人通同作弊，饱入私囊，为何不争？此事不争，今后社会将更暗无天日，我们这一派也将难以立脚。吴春藻仍举棋不定，亏得绰号“活曹操”的徐开文绞尽脑汁，献上一策。就是找到洪雅同刘文辉廿四军军方人物开办的字号接头，共图此利。这样一来，不仅资金有了来源，还可利用军方势力叫仁美乡长谢吉舟不敢不交粮。此计深得彭德辅赞同。吴春藻乃派人到张场把参议员刘华甫接到城里，因刘在洪雅军、政、社会各界均有关系，托其洪雅一行。两日后刘自洪来信说已与和光字号（廿四军黄团的字号，专做鸦片和投机生意的）接好头，我方应派一得力人去联系，于是我受命赴洪与和光字号主要业务人员进行协商，决定资金各出一半，投标、拨粮由丹方负责。如拨粮有碍由和光字号以军方力量直接出面施加压力。并临时组成一名为“协和”的字号为处理投标霉米之临时合作商务机构。洪方派出一姓瞿的人常驻丹棱为副经理，另派出一姓李和姓谢的青年职员为会计员和业务员。此时吴派再度集会，布置以下三点：一、普遍放出不参于投标空气，制造假像使对方不防。二、投标事务由推定的经理徐开文出面办理，在官方规定限期的最后一小时才去报名，以免对方政变布署和突然增加障碍措施。三、中标以后，公开招股，以五百元为一股（约

等于现在五十元)，股东买米不能超过五石，以免大股操纵，造成内部争夺。

果然徐开文有一付好算盘，投标结果，仅以少数金额之差而战胜了杨自芳。开标后杨自芳恼羞而去，李挽则当场几乎昏倒，眼见银子化成水，妙计阴谋一场空！

吴派中标后，推选我和李永福率领业务人员前往仁美接收霉米并将之平价出售。这是虎穴取宝，吉凶难测，我坚持不去。但吴春藻、彭德辅认为只有我和仁美乡当权人物及社会人士交往深厚，其他人去根本无法与谢吉舟周旋，人身安全也无有保证。迫不得已，我从命而去。临行前，严文敬特来劝阻，分析仁美情况，提醒我：谢吉舟在某种压力下，或触及其个人利益之要害时是任何恶毒手段都要得出来的。到那时，他也难于从中斡旋。严文敬与我情如手足，他是彭派中坚人物，是诚恳劝阻，也是传达彭派的威胁，我向严表示：一定要让谢吉舟过得去，并请严做搭桥人，要谢念在同学之情，同意我的妥协条件，让我完成百分之七十的任务。我向严说：我到仁美后，一定劝谢摆脱来自彭派的压力和我直接妥协，给我行方便，才对他有利。

到仁美后，我下榻谢吉舟家。谢将我延入内室点燃鸦片烟灯，他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说：如果是别人来，休说要米，还叫他走不倒路！哪怕什么洪雅军方，敢在我仁美么二喝三，不是提虚劲，只要给李裕光一张片子，啥子水退不了？你来了，我自然人情要给，可我不能不沾点咸味。彭伯农（仁美参议员）你如何打发我不管，杨国培（副乡长）是寒士，你总得不让他流口水嘛！他的条件是：出一半，给仁美留一半。我说：你的口胃也太大了，如果杨自芳中了标，你可能

只吃得到点鼠耗仓余！

大家勾心斗角，彼此又威胁利诱，在严文敬的从中调处和纵横各方人事关系的利用下，连续五六次与谢吉舟和有关人员谈判，最后终于作了如下妥协：兴福寺的米一粒不少，由我处理。乡仓所储三百多石归谢吉舟支配，另在民仓储粮中划出一百石给杨国培。並相互约定严守秘密，一场肮脏的交易，就此落板。

没有不漏风的墙，股东方面认为我私下与谢吉舟勾结，出卖了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据悉彭派方面仍对谢吉舟施加压力，许以香饵，令其一粒粮不交出，我恐久则生变，乃将兴福寺“霉米”零趸同时发售。不久，徐开文前来传达两个要求：一是不能在仁美趸卖，发运洪雅高价出售。二是继续向谢吉舟追索储在乡仓和民仓的五百余石“霉米”。此乃逼我与虎谋皮，我已完成任务百分之八十，股东们已分得高于原股金四倍之利润，我已心劳力拙，只好请另择能者以待。

后来由彭乃霞接替我，事情拖到第二年春，乡仓、民仓的储米，仍为谢吉舟把持不交，后来拿到少部份，也就不了了之。

两个民社党

——彭吴斗争之一例

彭 维 杰

民国37年（1948）初，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而我县彭（国屏）吴（春藻）二派勾心斗角，拼死争权夺利，扩大势力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从而串演了一出“双包”丑戏。

吴春藻早在民国33年（1944）县参议会副议长的争夺中，在县长王宗耀及彭德辅的支持下，竟击败了彭派的竞选人郭绍汾（彭国屏的内兄）。吴春藻从此发展到能和彭派抗衡的唯一势力。之前，吴是不敢和彭国屏分庭抗礼的。

民国37年（1948）1月前后，省政府为了串演“还政于民”的丑戏，传出了要在各县选举省民代表、县民代表各若干名的消息后，各地组党之风应运而生。此举竟成了彭吴二派大抓其政治实力的绝好时机，竞相组党。

彭派抢先由孙儒、孙干才及赵云生等十余人筹组青年党，并在省城以巧妙的活动手腕攫取到手，吴派就只得与彭派力争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

其时，正值谢宝珊竞选“国大代表”失败之后，就介绍吴派在省的王自新参加民社党，并回县组党。同时，彭国屏、彭序东也在省向

民社党主要负责人张凌高行贿，请委费恩莹（敬之）。吴派闻悉，以王自新不能对抗彭派，把彭德辅报省民社党，并改由徐开文组党。同时由吴春藻、徐开文和王成芝等到顺龙、杨场与何场等地发展民社党员（照像登记的约有三百余名，大多数为跨党分子）。

此时，费恩莹已回县在其住宅外面挂出了民社党的吊牌，又将其伯岳王成芝拉入。彭国屏则派得力干将杨自芳等随带摄影师遍及各乡为参加彭记民社党的人免费照像（据称有七、八百人，绝大多数仍为跨党分子）。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争相呈报，因此，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竟出现了两个民社党的县党部。面在大街上却相继张贴出了如下的通告：

彭派贴出通告的大意为：我筹委会顷接四川省民社党党部指令，在丹棱县筹建筹备委员会云云。吴派则贴出如下内容的通告：同仁等迭奉上峰（指民社党省党部）命令于丹棱县组建民社党的筹备委员会云云。这就是当时人们称的“双包案”。

民国十八年土匪抢城的内幕

李永宜

八一年丹棱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丹棱县文史资料第三期载：民国十八年（1929）蒲江土匪邓国华劫城事件。对于那次土匪劫城情况曾有梗概记述。

但是，官府所在的堂堂县城，既有团练武装，又有民众自卫枪械，还可调集各乡武装乡丁，为什么土匪竟敢率众抢劫？这个历史重大事件，人们知道的就不多了。这里除对抢城情况补充外，并将此中秘幕揭露出来。

当时，丹棱县团练局长聂鼎是文人，原任丹棱县视学（教育局长），其内兄彭序东认为，教育局是清水衙门，那个时代要掌握枪杆子才有权力。因此，要聂于一年多以前辞去了视学，并为他活动了团练局长。聂是个文弱书生，受命以后按章办事，对彭序东没有任何贡献。而素与彭国屏往还密切，顺龙乡匪首招安的陈焕文，对团练局长一职垂涎已久，为了当上局长与彭国屏密谋，用几百两鸦片烟，由彭国屏搭桥，送给当时在成都任三军联合办事处（即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参谋长的彭序东，请其在省活动，彭序东收贿后经彭国屏说情后完全同意了。为了维持亲戚情面，彭序东乃私函聂鼎要其主动请求辞职，聂内心不服，因而置之不理。

陈焕文既有省方支持，更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彭、陈策划，在丹棱治安问题上摆一大摊子，迫使聂鼎去职。道由陈焕文串通蒲江匪